

湛江看海

徐貽聰



日前，與幾個朋友結伴，在廣東的湛江過了幾天，主要是去看它的海。地球上超過百分之七十的面積被海洋覆蓋，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與海有關。我們中國的海洋廣博，海洋資源豐厚。

海洋看起來都一樣，但每個國家的海千差萬別，各有特色。湛江的海也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

我出生的地方離大海比較遠，因此我對大海的認識和感情不是從小開始就有的。通過幾十年間同大海的幾次接觸，我對大海經歷了一個由憎惡到喜愛的演變，如今則對它寄有深情。

對大海的「憎惡」，源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同大海的第一次「見面」。那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應該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抗戰剛勝利未幾，國民黨政府就在蘇北開始了內戰。我們一家在解放軍的保護下，從蘇北向東北轉移，需要從山東渡海去遼寧。記得是在一個黑漆漆的夜晚，幾百口人乘坐一艘貨輪，從威海附近的石島登船，往遼寧的皮口進發。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大海。途中，不停晃動的輪船讓我們躺在底艙裏的一行人不間斷地嘔吐。因為都是內陸的人群，初進大海的自然反應非常強烈。那麼多人、小孩的嘔吐聲、呼叫聲和吐出物的酸臭味道混雜在一起，加之底艙嚴重的不通風又讓人深感窒息，痛苦實在難以言狀。直到航行到目的地，大人小孩相互攙扶着離開那艘貨輪，人們才感到似乎又回到了人間。那種感覺，真的在我的尚很幼小的心靈深處對大海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厭惡感」，至今記憶猶在。

我同大海的第二次「擁抱」，給我的感覺也不是很愉快。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因工作關係，需要陪同相關中外人士去瓊州海峽中部，探看一艘遭颶風斷裂的外國萬噸海輪。乘坐的拖輪在七級海風中大大幅度搖擺，吃力地駛向出事地點，就連海員也感到胃在不停地翻騰，感到很難忍受，何況於我。我雖然在幾乎無意識的狀態中硬挺着完成了任務，但似乎對大海的「壞感覺」又增加了一層。

不過，以後的情況卻逐漸改變了我對大海的認識，好感越來越多、越濃，認知度也越來越廣、越深。主要原因是，我在國外連續工作的幾個地點都在海邊，每天開窗就與大海為伴。看大海，看人們在海上勞作，想大海與人類的關聯，對大海的親近感油然而生；退休後變成了「候鳥」，連續十多年帶著多病的老伴去海南三亞附近過冬，逃避北方的寒冷和霧霾，選擇的居住地就在海邊，不僅時時可以看到大海，而且每天都會在老伴的目視內於海水中嬉戲，雖然不會游泳，但對海水和大海的鍾情每日都在增多。

此外，我還在祖國的許多地方與大海有過親密的接觸，比如，從深圳乘船到香港，幾次在香港和澳門之間乘船往返，沿着台灣島的周邊看望四周的大海，在廣西和天津等地以遊艇近海目睹亮麗的海岸線。

可以說，每次的接觸，都讓我增添了对大海的喜愛程度，加深了對大海的感恩之情。出於對大海的深度情懷，二〇一二年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大海的誘惑」短文，抒發我對大海的這種認知和感情，經《大公報》刊登後被內地的多家文字和聽覺媒體選用，看來真的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和共鳴。

湛江與海相鄰，有許多與海關聯的故事，對此早有所聞。此次在湛江盤桓的日子裏，我特別懇請朋友帶我去看了幾次大海和與海有關的地方，了解歷史，認知環境，觀察進步，確實收穫不少，更彌補了我的不少知識缺陷，也增添了對大海的更多好感。

湛江有綿長的海岸線和發展優良海港的自然條件，在未來的海上運輸業中應該具有得天獨厚的基礎和前景。據告，湛江的港岸線近二百五十公里，是目前世界第一海港——荷蘭阿姆斯特丹港的三倍，港區海面上面積有約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僅港內海域就有二百多平方公里，擁有接納大型船隻的獨特可能性，但大部分都還沒有被利用起來。走過很多國內外的大小港口，湛江發展海港的條件確實給了我「嘆為觀止」的感覺。

湛江佔有「捕魚量全廣東省第一」的地位，足見其海域之闊，海洋資源之豐、捕撈業之盛和人們勤勞的程度。親眼所見，印象和感覺自然要比耳聞和見諸文字強烈很多，也親切很多。

簡單兩例，可以說明大海給予湛江的優厚待遇。如何讓它們更好地造福於人類，肯定是湛江人在計劃中的事情。我相信，隨着科技業的完善和創新思維的發展，湛江在利用海洋方面完全可以進一步大展鴻圖。

湛江歸來，我對大海的親近感和感恩的意識更加濃烈。而且，我想坦誠地告訴諸位，面對大海，不計前嫌，繼續加深對它的情懷，將永遠不會後悔。

距離問題

嚴陽



看孫女成天黏我，太太半是醋意半當真地對我說：「看將來要娶是不是也這樣……」

太太之所以這樣說，我以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妒忌；孫女跟她不太那麼親。看到她過來，常常會躲進我的懷抱裏說「不要、不要」——我當然會跟孫女說：「奶奶跟爺爺一樣，都是親人，一樣愛你，怎麼不要？」另一方面我以為也與太太眼下與兒子時常會產生一些小小的摩擦



作家張愛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一直被很多急於出名的人奉為圭臬，堅信不疑。可是，也有成功的名人與她唱反調，近日，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張朝陽就對記者直言：「這麼多年總結下來，我的教訓是成名太早了，人有點飄飄然，沒有潛下心来做產品，這是失誤。人不能出名太早，而且出名太大。」

的確，曾幾何時，年輕得志的張朝陽不無自負地稱自己是「中國互聯網有錢又有名的第一人」，躊躇滿志，傲視天下，一時風頭無二。可是，他出名後的路走得並不順暢，由於疏忽大意或不夠勤奮，他丟掉了搜索引擎和社交網絡的先機，讓微博和微信後來崛起，眼下的搜孤正處於業績的焦慮中。人到中年的張朝陽，很無奈地喟嘆道：「我的生

活充滿了競爭、危機和壓力。遠非外人所見的風光和得意，其中的堅信和孤獨只有一個人默默承受，沒有人可以分擔。」（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成名，是人生成功的標註，且能帶來無數好處，幾乎是人人盼望的一件好事，許多人為此殫精竭慮終身奮鬥也沒能心想事成。但成名又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所向披靡，大殺四方；用不好，也會反傷自身，創深劇痛。往遠裏扯，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江郎才盡」，還有王安石筆下的《傷仲永》，都是吃了太早成名的虧；往近裏說，則有上世紀八十年代中科大少年班那一撥天才少年，最後多數發展平平，泯然眾人，個別的甚至等而下之，完全沒有達到人們對其的預期高度，大概也同樣是吃了太早成名的虧。影視界還有幾個很有表演天賦的「童星」，曾輝煌一時，到處露臉作秀，名滿天下，可是後來都不了了之，湮沒無聞了，也是受了太早成名

之累。人生苦短，轉眼就是百年。從理論上說，越早成名，施展身手的機會就越多，獲取的實際利益也越豐厚，人生價值就實現得越輝煌。但出名太早，「少年不識愁滋味」，方方面面還沒有做好成名的準備，就被匆匆忙忙給推了出來，其結果大多都不太好。

成名太早，容易沉溺在鮮花掌聲中，陶醉在讚美奉承聲裏，就沒時間和精力去奮鬥拚搏，去反思覺悟，走下坡路就成爲在所難免。成名太早，容易志得意滿，驕傲自大，狂妄浮躁，目中無人，若發展到了這一步，離身敗名裂就不遠了。成名太早，成功來得太容易，就會看輕世事艱難，淡忘人心險惡，處事輕率，輕舉冒進，一不小心便會翻船落馬。

從事物發展規律來看，成名也需要積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方可實至名歸，化蛹成蝶，量變引起質變。若成名太早，省略了該走的過程，沒有歷經

必經的階段，倉促出名，僥幸取勝，展示的只是表面的光鮮，掩蓋的則是準備的不足，必然導致後天之乏力，無以爲繼，重蹈江郎、仲永的覆轍。

反之，成名前若能把思想基礎打扎實一點，才能學識準備充分一點，多受一點磨難，多經一些歷練，「見慣秋月春風」，遍嘗甜酸苦辣，就能把成名後的工作幹得更妥帖，路子走得更牢穩，事業也能更久遠。就像晉文公重耳，去國流亡十九載，一路上廣博學識，增長見聞，磨礪身心，積累人脈，後來終於成就一番偉業，成爲春秋五霸之一，名傳千古，堪稱大器晚成楷模。

當然，無論是成名太早還是大器晚成，都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是由各種因素促成的，嚴格來說，也並無誰好誰差的一定之規，都是功成名就可喜可賀之事。只是相提並論起來，與大器晚成者的厚積薄發好事多磨相比，成名太早者的路更長，似應更謙虛謹慎，穩步推進才是。

陳魯民

慘被剪裁的蕭邦肖像

王加



在羅浮宮的法國繪畫展區中，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於一八三七年爲時年三十九歲的自己所創作的自畫像和他於一八三八年爲弗雷德里克·蕭邦（Frédéric Chopin）的肖像相鄰而置，佔據了展廳中最醒目的位置。身爲蕭邦摯友的德拉克洛瓦筆下的這幅與他自畫像幾乎等尺寸的「鋼琴詩人」肖像，堪稱是流傳最廣，辨識度最高的蕭邦肖像。不過，如今鮮有人清楚這幅畫作原本不是一幅單人肖像，而是一對熱戀中的情侶雙人肖像。

在德拉克洛瓦這幅蕭邦肖像原作的背後，隱藏着一段未能修成正果的愛情……

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被譽爲「鋼琴之王」的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出席了蕭邦在巴黎的首場音樂會，並高度評價他的演奏「最熱烈持久的掌聲都不足以回應他的神奇魅力」。他們從此成爲摯友，經常在一起切磋演奏。李斯特爲了讓蕭邦融入巴黎上層社會可謂不遺餘力。一八三六年，在李斯特情人瑪麗·達古伯爵夫人所主辦的一場沙龍活動中，蕭邦經李斯特的引薦結識了法國著名女小說家喬治·桑（George Sand）。他的命運也因為這個比他大六歲的女人而徹底改變。

起初，蕭邦對這個身材矮小（僅一

米五二左右）、一身男裝打扮愛騎馬抽雪茄的個性女人好感全無。不過，對於剛剛結束和法國詩人、小說家阿爾弗萊·德·繆塞（Alfred de Musset）一段戀情的喬治·桑而言，才華橫溢且多愁善感的蕭邦卻讓她傾心不已。要知道，儘管遠談不上國色天香傾國傾城，但能被大文豪雨果稱頌爲「喬治·桑在我們這個時代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其他偉人都是男子，唯獨她是偉大的女性」；甚至被她的情人繆塞譽爲「最有女人味兒的女人」，並以他們二人的戀情撰寫自傳體小說《一個世紀兒的懺悔》；身爲女性解放先驅，以中性的裝扮示人實則極具母愛的喬治·桑顯然有着她獨有的魅力。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生性含蓄羞澀的蕭邦也和與他同歲的繆塞一樣，於一八三八年與喬治·桑墜入愛河，從此開啓了二人長達十年的同居生活。

儘管德拉克洛瓦與喬治·桑於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便已相識，但二人真正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還是在蕭邦結識德拉克洛瓦之後。一八三八年，經喬治·桑的引薦，蕭邦與德拉克洛瓦相識，從此結爲莫逆。年長蕭邦十二歲的德拉克洛瓦極其推崇這位波蘭青年的音樂才華，並親切地稱他爲「小蕭邦」（Little Chopin）。在德拉克洛瓦的日記中，蕭邦的名字是出現頻率最高的一位，其中記錄了大量二人關於音樂與繪畫的探討與見解。德拉克洛瓦本人最爲推崇莫



▲法國羅浮宮繪畫展廳中德拉克洛瓦肖像（右）與蕭邦肖像 作者供圖

扎特，而在他眼中，蕭邦是他「所知道的真正藝術家家中一位最純正的榜樣」，「比任何人都更加接近莫扎特。他的旋律，就像莫扎特的旋律那樣，是如此自然而流暢，似乎是水到渠成，巧奪天工。」在蕭邦病重期間，德拉克洛瓦幾乎每周前往他的家中探望，這些生活中的點滴也被這位法國浪漫主義繪畫巨匠悉數記錄下來，成爲今天對於二人藝術研究的重要史料。二人的友情一直延續到蕭邦於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病逝。當德拉克洛瓦在蕭邦去世後三天得知這個噩耗之時，在日記中悲痛地寫道：「可憐的蕭邦死了，我在午飯之後得知了這個噩耗。說也奇怪，今晨起床以前我就有這種預感……他的死，是多麼大的損失啊！一些混蛋都留在世上搗亂，而精英反倒先消逝，這是多麼可悲啊。」在蕭邦去世後兩周的十月三十日，在巴黎聖瑪德蓮大教堂舉辦了盛大的葬禮。儘管除受邀出席的嘉賓外嚴禁外人入場，仍有超過三千名從歐洲各地趕來的粉絲爲他送行。在六位爲他抬棺的摯友親朋中，德拉克洛瓦就是其中一位，足以證明二人深厚的友誼。與此同時，儘管蕭邦在去世前兩年已和喬治·桑分道揚鑣，後者與德拉克洛瓦的友情卻始終如一，喬治·桑的名字也多次出現在他的日記中。因此，在那個畫家給摯友畫肖像如同家常便飯的年代，於情於理，德拉克洛瓦爲蕭邦和喬治·桑創作肖像就顯得那麼順理成章。

一八三八年，德拉克洛瓦爲蕭邦和喬治·桑二人繪製了一張聯合肖像。關於德拉克洛瓦創作這幅雙人肖像畫的初衷究竟是送給二人的禮物還是受二人之

託，至今未有定論。德拉克洛瓦爲了完成這幅畫作，還特意借了一架鋼琴放在自己的畫室。然而意外的是，在這幅畫作的原版當中只有鋼琴是未能完成的。畫中的蕭邦坐在鋼琴前彈奏着，面容消瘦的他目光堅毅並直視觀者，彷彿若有所思；喬治·桑則默默地坐在他身後，手招雪茄低垂着雙目，神情專注地傾聽他的演奏。早在一八三四年，德拉克洛瓦曾給喬治·桑創作了一幅單人肖像畫，那時她剛與繆塞短暫地分開，德拉克洛瓦通過畫筆真實地記錄下了衣着中性，神情落寞的喬治·桑。相比之下，與蕭邦共同出現在雙人肖像中的喬治·桑卻女人味兒十足，略帶嬌羞狀的她留起了頭髮，戴着項鍊身着黑裙，與四年前的造型有着天壤之別。在這幅雙人肖像中，喬治·桑的部分顯然比蕭邦的部分耐人尋味。在德拉克洛瓦原本的構圖中，她的位置是與蕭邦肖像所對應的，並非作爲單獨的肖像來呈現，因此裁剪之後的部分也違背了很多肖像畫的傳統習慣：在十九世紀所表現的半身肖像畫中，絕大多數人物均以靜態形象示人。然而，德拉克洛瓦創作這幅二人肖像畫的本意是在記錄一個極富感情的真實場景。通過他在畫中對喬治·桑的神態描寫，可以明顯看出後者顯然正在全身心享受蕭邦的彈奏，且面帶愉悅和熱情來回應對樂曲詮釋的鍾意。或許，這就是愛情的魅力。無論後人如何評說閨人無數的喬治·桑對內斂含蓄的蕭邦有着怎樣毀譽參半的影響，在這段戀情的初始階段，德拉克洛瓦筆下熱戀初始的二人還是充滿溫情的。

（上）



▲蕭邦與喬治·桑雙人肖像的電腦復原圖 作者供圖

感情但更有理性，所以，很多東西我看在眼裏，想在心裏，未必全都說出來；並且在太太的面前努力表現出一副豁達、粗獷的模樣。

事實上，我兒子小時候跟他女兒現在一樣，跟我要更親一些。最爲誇張的是，假如某一天我下班回家稍稍晚了一些，他一準會淚水漣漣地訴說「我要我爸爸」，並且讓小保姆領着他沿着我回家的路找我；而他一旦身體不適，那麼，黏我黏得更兇。比如說去醫院輸液，他一定要坐在我身上。而那時候的我看着兒子，就已經想到了若干年後，他可能與我稍稍拉開一些距離。但我很坦然，也可以說早有思想準備：小鳥長大了，終有離開父母，飛向藍天，擁抱新世界的那一天；對於孩子來說，也一樣。還可以說，假如該他獨立面對這世界的時候，卻依然如從前

那樣「戀巢」，未必正常，未必有出息。

當然，我們必須充分理解的是，女性其心理特點與感情表達方式又與男性有所區別。「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一類詩句告訴我們，做母親的心總是十分柔軟與溫暖。所以，即便是在兒子已經成家，到了他該走向獨立的時候，我太太依然如昔日一樣關心他並非不可理解的。因此，我對兒子說：「你應該更多理解你母親。你母親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你身上，對你來說，這是一種幸福。」對我太太我則說：「鳥兒還很幼小的時候，你把他捧在手心，悉心呵護，應該；可當鳥兒已經長大，他希望振翅高飛的時候，你只好將他緊緊攢在手心，他能舒服嗎？假如啄你兩下，那是不是你自找的？」

我對「距離產生美」這話基本贊成但有所保留，因為我以為適當的距離才能產生美，過遠或者過近都不對。而就人與人之間來說，保持適當的距離無疑同樣重要。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說的另一點是，這距離是否適當，是一個動態的、不斷變化的概念。比如說，兒女在他們的童年，如同雛鳥一樣，十分脆弱，需要做父母的更多的關心和愛護；但是，到了他們自己都做了父母，需要承擔起社會和家庭的種種責任的時候，情況就有些不一樣。

我知道，要想改變我太太的想法和做法是困難的；但我同時以爲，作爲一個理性的人，無論是在社會還是在家庭中，在與他人保持必要的感情聯繫的時候，保持適當的距離又是絕對必要的。